

# 冬至的饺子

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学生  
吴思萱

“啊——”  
小姑娘张开嘴，伴随着清香的醋，一个圆滚滚、热乎乎的饺子在她嘴里化开。饺子皮柔软而富有弹性，菜和肉混合成的馅儿恰到好处，在嘴里回味无穷。

“好吃吗，冬至？”姥姥问。  
被叫作“冬至”的小姑娘像小鸡啄米一样连连点头，又把嘴巴张得大大的。姥姥笑了，眼角堆起皱纹，显得更加慈祥。“这丫头。”

冬至其实是有大名的，由于她在冬至那天出生，家里人都叫她“冬至”。冬至对这个名字没什么特别的感觉，只知道它的来历，关于节气是怎么回事儿，她只对姥姥说的那些知道个大概。姥姥是北方人，每年冬至必包饺子，说“冬至不吃饺子耳朵会冻坏”，她每年都会早早地把面团拿出来放好。一年中能吃饺子的日子很多。冬至吃饺子，头伏吃饺子，春节吃饺子……但不知怎么，冬至的饺子在姥姥心中始终有特殊的地位。或许因为习俗，或许因为这一天是姥姥宝贝外孙女的农历生日。

冬至从小就跟着姥姥学包饺

子，从最开始按“劲儿”和运饺子皮儿，到后来逐渐学会擀皮儿、和馅儿，不过最重要的“包”这一步一直没学会。她包的饺子要么丰满得撑破了肚皮，要么瘦弱得东倒西歪，像打输了的残兵败将。姥姥每次温和又无奈地笑笑，如果还能补救就出手，实在补救不了就说：“你自己吃你包的烂饺子吧。”

只不过冬至从来都没有注意到，她碗里的饺子总是那么饱满，那么漂亮。就像她一直没注意到自己在不断地成长、变化，不经意间，姥姥已是满头白发。

冬至长大了，吸引她的新鲜事物越来越多。她渐渐忘记了自己的农历生日，忘记了以前每年冬至都会和姥姥包饺子，她甚至不再喜欢“冬至”这个名字。妈妈常在冬至的早上祝她生日快乐，她总是一脸迷茫：“什么，今天是冬至吗？”而每当妈妈提起去姥姥家包饺子，她也只是嘟囔一句：“我忙着呢！”

冬至不再喜欢包饺子，甚至不再喜欢去姥姥家。她喜欢和朋友们一起出去玩。对于每年冬至妈妈带回来的那些饺子，她也不好奇它们的来历。这些漂亮的饺子，会是谁包的呢？

她去外地读大学的第一年冬至，同宿舍的几个女孩商量着包饺子，问冬至家里会不会在这一天吃饺子。冬至支吾了一下，说：“会”。她一言不发地走向借来的案板，拿起擀面杖，一下一下地擀起了饺子皮儿。当她把包好的饺子放到“拍拍帘儿”上时，她笑了，但那个笑容有点悲伤。

那年冬至，她带着自己包的饺子去了姥姥家。没有抱怨，没有疑问，姥姥只是看了看冬至那不成熟的饺子，然后把自己包的饺子夹到了冬至碗里。咬下一口，那熟悉的味道溢满了口腔，冬至不禁流下了眼泪。

姥姥笑了，那笑容和冬至记忆中一模一样，还是那样温暖慈祥。

(推荐老师：史笑菲)



春节将至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教师参与写春联活动。  
陈显佐 摄

## 家和万事兴

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学生

樊羽康

有时和同学聊天，他们会聊起家庭中母子不和谐或父母争吵不休导致家里不太平的事。每每此时，我都会暗自庆幸：我一直生活在相亲相爱、和谐温暖的氛围中。

我的父亲工作很忙，出差是家常便饭。有一天，父亲早早醒来，准备出发去机场。我坐在沙发上用手机查资料。奶奶坐在父亲身边，一脸心疼地看着父亲：“你其实可以不用那么辛苦的。”奶奶说道。父亲只是笑了笑，没有回答。吃过早饭，父亲便匆忙出了家门。不一会儿，奶奶大声喊着：“你

爸爸手机没拿，你快给他送去！”

那一刻，我有些不以为然，爸爸发现了会回来取的。况且爸爸回来取手机也不是一次两次了。奶奶见我没什么反应，声音更急促了：“他没带手机，误了飞机，工作怎么办！”说着便转身跑了出去。我内心有些惊讶，奶奶此时想的竟是这些。我也急忙追了出去。

跑出家门口，我看见奶奶在阳光下，像个孩子一样，跳着，挥动着手中的手机。年近古稀的奶奶与父亲的感情竟

是这样。我心中泛起了酸酸的滋味，连忙跑过去：“奶奶，我给老爸送过去。”说罢朝着小区大门口跑去。我望着前面缓缓行驶的汽车，突然希望自己如果能像支离弦箭飞起来。可惜现实距离越来越远，我焦急的情绪也越发明显起来。眼看父亲的车子快要出小区大门，父亲好像突然发现了什么，车速明显降了下来。我趁机加了把劲儿，追上了父亲的车子。当我气喘吁吁地把手机递给父亲，如释重负般长长吐了口气。父亲对着我笑了笑，握了握我的手，没有说什么。

这笑容，和父亲与奶奶间的表情一样。我想，这就是亲人间爱的表达方式吧，不需要更多的语言。那天，我非常高兴，轻松无比。我突然意识到，作为家人，我们可能无法在事业上给予父亲帮助，但我们能在生活中以各自的方式相互关爱、相互支持。我相信，今后我的每一步成长会继续得到家人的关心与帮助，无论做任何事都会充满动力。家人让我随时充满正能量，盈满爱意面对一切困难。

家和万事兴，家的和谐带给我无穷的力量。